



通鑑評

金

リ 8
2281



門
2281
卷 1-1



通鑑評引

羽倉簡堂儒吏之翹秀者也撥煩理劇方呈盤錯之
用一旦挂吏議褫職屏居蕭散無事縣槩之材靡所
施之不堪窳窳延就涑水通鑑一千年間事下之評
隲闡幽而顯微誅姦而發潛瞭乎如秦鏡之照肝膽
物無有遁形間有瑰恠乎詭幾乎炫竒跡俗者及細
咀嚼之亦皆洞微燭隱犁然合人之至情蓋其生平
之所區處即今日之所論斷今日之所褒貶即生平
之所薦劾無絲毫迂腐之氣亦於筆端偉矣古來評
史之書纍纍邱積大都泥正議而昧人情張主考據

可也簡堂

以抹撮時執讀未竟卷惟恐卧遍閱此等編後誦簡
堂之評譬之喧啾百鳥群忽見孤鳳皇快不可言也
然朝廷寬宏愛惜人才滌瑕錄用者不鈔簡堂齒髮
未衰精力充裕足以有作為斯編之所辨析他日應
復見于注措未必為紙上之空言也
弘化乙巳如月古賀煜識

自叙

譬諸山海川陸六經圖也念二史誌也誌之用在於
識沿革圖之用在於詳曲折閱之者得其用足矣安
暇及其他而讀史者徒為欣戚於古人論之不已又
隨筆之是何異夫攘臂角觝垂涕演戲者乎今秋予
遭譴殿門不出昕夕讀通鑑自誓不下評語既而至
理亂得喪之際故習萌茁不能抑遏因自解曰人世
禍福上者因經察之於未然次者因史警之於已往
而愈下者或籍評語而牖其蒙則論史亦非無益也
乃錄所見得百數十則題曰資治通鑑評夫在野立

言君子之事也予非敢效此唯得以免天壤一蠹物
之譏茲幸矣

于時天保十四年歲在癸卯至日用九識

通鑑評卷上

史淫用九

秦

始皇帝二十六年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為水
德○五德之運固不足論然上而夏殷周下而漢魏
晉皆取義相承而秦特取義相克祖龍剛戾可知
徙天下豪傑於咸陽十二萬戶○漢高徙齊楚豪族
於關中亦在平楚後四年蓋行之於蕩平之際則
易行之安土之後則難盤庚之作有以

三神山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風引船去○

織田氏之
徙富豪於
安土亦得
其空者
韓中秋

風引船去四字。方士匿路也。蓋仙期不效。是以每苦飾辭。視釋氏期成佛。肆言無妨。巧拙縣殊。

二世帝元年。陳勝不聽自立為王。○郡縣天下。始于祖龍。匹夫僭稱。始于陳勝。秦季二十餘年。實為一大革命。

三年。殺秦降王子嬰。焚宮室。火三月不滅。○始皇用方士言。所起離宮。星散咸陽二百里內外。故其焚之。空經數月。史言非誕。

漢

太祖元年。三分關中。王秦降將。○高帝不許趙高。分

王關中之約。而羽封其降將。不待垓下。勝敗自見。二年初。秦之亾也。豪傑爭取金玉。宣曲任氏獨窖倉粟。○蕭收圖籍。任窖倉粟。所見不凡。然有公私之異。五年。漢王以魯公禮葬項王於穀城。○帝之討羽。為義帝發喪。葬羽。以義帝所命。傳曰。有始有畢。帝之謂也。

六年。嘗過樊。將軍噲噲跪送。言稱臣曰。云云。○信向負反名。方其過噲。噲恐為之波累。故其待之敬遠。如鬼神爾。患失小人。何所不至。

上曰。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者為之。○帝吐語

毫不為矯飾真英雄。

十二年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帝早
察呂亂故屢欲廢太子寔是當時至計然悍雉向
殺韓彭群臣畏之甚于帝帝置雉而欲廢太子誰
敢奉命帝誠欲廢太子宜先責雉擅殺之罪而賜
之死今日賜死明日請廢儲疏進矣。

廢惠立文
呂亂自消
帝知惠之
柔懦宜廢
不知寵姬
之乳子不
宜立可惜
馨

太宗二年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詔云云○畏災
求言盛德事也。至元成以之為斥賢之資悲哉。
世宗元光三年上問弘弘謝曰云云○才子明於謀
國而不巧於謀身智士巧於謀身而不明於謀國。

弘迎帝意
粉飾太平
開閣既表
延賢之迹
安知禁弩
亦非求偃
武之名
馨

如弘智士之最下者矣弘畏帝犀燭故藏爪如愚
若在元成時賊賢害良必不在顯衡下。

元朔五年侍中吳丘壽王對曰云云○弘禁民之挾
弩而欲賊弃弓箭愚莫甚焉渠聽我令固不為賊
已其為賊何聽我令壽王駁弘極是予嘗為八州
捕督聞賊言吏貪而民間兵器之禁嚴是為好時
節弘說果行也賊加額稱賀。

元狩六年廟立皇子閔為齊王且為燕王昏為廣陵
王○誥策簡嚴以天祿永終為永保富貴之義射蛟
天子文筆迥秀。

元鼎二年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先時居貨其利大於賂遺故知廷議莫神於賈人然是通病不止漢代耳元封五年上以名臣文武欲盡乃下詔曰云云○魏武求賢令亦有此意蓋英主善器使人故愛非常士庸主不能器使故欲人人孔顏是其所以鄉愿填滿至糊塗附

中宗本始三年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以便宜從事○光嘗教傅介子刺樓蘭王又風常惠取龜茲光真將種

一跌為繞
指柔象人
也先生不
然中秋

新莽以制
作未定八
年間百官
無祿與二
主相反
男紹

元康元年見事風生無所回避率多果敢之計莫為持難終以此敗○廣漢才人予夙所慨慕處官寧為廣漢不願為胡廣宋尹源之言人臣不忠莫大於無過先得我心矣

神爵三年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此時才用章徹而待小吏如此孰不厲精宋祖開寶詔曰吏員猥多難以求治俸祿鮮薄未可責廉與其冗員而重費孰若省官而益俸聖主所見如合符然

元帝初元二年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議不詳義廣然讒殺宰相而謂之議不

詳刑章掃地。

建昭二年房嘗宴見問上云云謂房曰已諭○拒諫人主匪德然尚有可醫者但其不拒不用類釘糠斧水者雖扁鵲不能救藥如帝是也。

三年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此時上請則不聽湯洞察廷議如觀火然予於漢代吏才取張廣漢將才取陳湯。

成帝建始四年大將軍鳳奏為從事中郎莫府事一決於湯○馮唐之對文帝有上功莫府之語然是將軍在外之稱其稱衙署為莫府乃始於此。

直案此評不當

陽朔元年上使尚書劾奏至非所宜言下章吏○元帝以議不詳三字迴護奸邪帝以非所宜言四字枉殺忠良真漆暗世界。

王莽天鳳三年使大醫尚方與巧屠共剗剝之度量五臧○解體始于莽東漢良醫之多畢竟因此。

東漢

顯宗永平十六年帝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撰乎○超以三十人歲中取二王國振古所無然非帝之明識超亦不得奏斯奇功。

安帝永初二年太后幸洛陽寺及若盧獄錄囚徒○

太后之錄囚徒。後魏馮太后之班皇詔。皆開天未
有之事。寔為武氏隣亞。如呂雉。一个悍婦耳。不可
與鄧馮並論。

桓帝延熹九年。河內張成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
人。○知赦犯罪。其罪加重。李膺按殺極當。先是執張
朔於張讓合柱中。受辭畢。即誅之。妙在神速。少遲
赦書至矣。成璿誅張汎。劉瓚誅趙津。疾惡雖同。殺
之赦後。不能無罪。

靈帝建寧元年。段熲曰。至當長矛挾胸。白刃加頸耳。
○鋸齒不斜。不能斷木。熲雖多疵。殲羌之功可稱。

朱文公帥
潭得趙如
馬簡知寧
王立袖簡
入獄立斬
大囚十八
人纔畢登
極赦至
同一機會
聲

中平二年。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奴積
堂中。○暗主自小。自小之極。至宮墻外。視如他有。引
帑藏而實內庫。顯滕可伶。

獻帝初平三年。邕謝曰。身雖不忠。願黥首刖足。繼成
漢史。○使邕成之。斷非范史之比。藝人誠可惜。明律
三流條曰。天文生習業已成。能專其事者。留住拘
役。此法頗佳。予謂如洋學者。亦聽譯書贖罪可也。
魏

世祖黃初三年。自今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
曹氏無外戚之患者。因此。然此詔一出。典午氏不

進其女而亦移魏鼎。

表首陽山東為壽陵作終制勢從儉薄○漢季禮文

繁縟太祖一洗更為曠達故世祖自作終制烈祖

自定三祖號而晉代放蕩亦昉於此。

烈祖太和五年矯枉過正下吏懼譴以至於此耳○

上有惠政而下不被其澤皆因吏昏懼譴太甚然

是季世通弊。

滿寵上疏云云將濟議以為既示天下以弱○兵之

要在於勢反敵所長吳人諳舟故寵請移城尤得

其宜者梁馮道根云怯防勇戰其撤備引敵示強

也非示弱濟議大謬又聞清人做製喚吉火器一

戰為渠所奪亦做翼取敗之證也。

邵陵公正始九年四角作高樓令人在樓上察爽兄

弟舉動○懿先陽病中風及此處置殫微毫不容罅

漏夫鷹立如眠虎行似病晉宣之謂乎。

嘉平四年循欲刺漢主不得親近○狙禪不果乃刺

費禕天弃劉氏也斯時禪死而北地王湛立費禕

仍相則炎德不至遽燼。

高貴鄉公甘露二年司馬昭奉帝及太后討諸葛誕

○懿奉太后誅曹爽殷鑒不遠故奉帝及太后討

愚嘗有詩曰四十一
年忝衰衣當初早死
未全非誰知郭循勞
心處不刺劉禪刺費
禕廣瀨謙

誕防虞備至。

元帝景元元年卿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不知其次○其次乃成濟進於此乃昭陳泰數語殆褻姦魄快快然泰勸誅賈充不止當時理勢然亦為晉室祛後日禍根也。

咸熙元年甲戌改元○咸熙出於堯典斯時司馬炎將移魏鼎故魏廷諸臣取之堯典以促禪位耳。

晉

世祖泰始元年帝懲魏氏孤立之敝大封宗室授以職任○晉武批政極多而處宗室特為得宜不大其

卓識
馨

土故無不朝之患重其職故有翼衛之功或云八王之亂因職任太重是不通之論也惠帝之愚而受帝奢靡之後加之姦臣盈廷悍后在側若無八王執兵權則姦臣悍后已篡其位矣安待劉石八年充愷拜謝既而以帝已知而不責愈無所憚○是宵人恒態善哉洪天錫言姦人未嘗不畏人主之知苟知而止於戒飾則馮怙愈張不若未知之為愈。

太康元年濬舉帆直指建康報曰風利不得泊也○至聖至愚我不知之其他於此時受他指揮者極

天無有，渾召之大呆。

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云云。○欲就大功，不可無此術。一意外敵，則有內寇；內寇掣肘，安克外敵？其慮內即所以立功于外也。

孝宗永和五年，或高鼻多須，濫死者半。○管茶山詩：無須類宦者，有須類羯胡。奇禍應有因，不關須有無。予謂：華胡或有難分，如非閹者，有現證存，何容濫歿？是亦一噱。

八年，趙汝陰王琨以妻子來奔，斬於建康市。石氏遂絕。○虎灰未葬，闔族為冉閔所殺，其僅免者亦復如

此。曩日凌霄觀所望，空蜃闕然。

升平元年，或剝人面皮，使之歌舞。○剝去面皮，誰能歌舞？符生以王禮葬姚弋仲，極有人君度，不應兇虐至此。袁老曰：言其酷者，皆符堅弒生後附會之詞，恐是。

海西公太和四年，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時事，大司馬溫見之，怒云云。○溫之專肆，不能私易一字，又併怒孫盛之狀，傳醜萬世，史官三寸之權重矣。

烈宗寧康三年，堅親至猛，第視疾，訪以後事，猛曰：云云。○猛告堅，鮮卑西戎為患，可也；止南代，不可也；堅

策無遺算
馨

併燕代涼則無有後虞取蜀則伐晉之形成豈有據天下八分之一之地而置區區江左於度外者哉猛誠忠堅也告堅曰晉不可不取然有大江之險而人心膠錮非慕容氏一舉可併之比是宜東西漸蹙不宜單方急攻視在廷諸將兵略無超姚萇慕容垂者舉垂為益州牧姑以蜀賦充西軍資用大造戰艦舉萇為揚州牧姑以淮賦充東軍資用盛修城池漸進至江待西軍東下一齊渡江則典午可併以此說堅堅必聽從不肯為肥水浪戰也夫萇與垂雖有反意非據故地不能豹變今東西易

置垂在蜀萇在淮則其患無有而其功可收也安帝義熙三年南燕主超母妻猶在秦超遣御史中丞封愷使秦以請之○裕求地與之超求母妻不與斯時愷對曰曩者割地歸晉今者責稱藩送伎是尚事功而卑孝德也識者聞之竊謂秦向與十二郡之地於晉者非善裕之功畏裕之力也魏夏虎狼常窺大國虛實或以之卜向背臣誠憂之以此說興興不必責二事愷之唯唯承命而還不稱使乎之任

五年超朝會群臣嘆大樂不備○汲汲不急事故為

不解樂田舍翁所擒

征虜將軍公孫五樓曰云云○五樓南燕伯誣然禦

晉之策極好超常信其讒而今不用其策何也

九年朱齡石等至白帝發函書云云○先是封函授

計者多出於炫才唯裕不然初與齡石密謀曰往

年劉敬宣出內水無功而還賊謂我今應從外水

往我陽如知敵情而從內水襲其不意者而仍自

外水取成都此策告之諸將則恐漏泄不告則恐

有不從其令者故封函與之也

十三年斷稍三四尺以鎚鎚之一稍輒洞三四尺○

擬稍鎚之迂緩已甚然以之得大捷可怪

宋

高祖永初二年進藥與王王不肯飲曰云云○彭城

王義康亦曰佛教不許自殺佛禁自殺可疑

太祖元嘉元年夏主好自矜大名其四門云云○後

三年魏兵入自招魏門其事極類度爾格帝三半

月旗號西史曰八世帝時地跨三大洲於是始製

旗號曰拓土如月漸盈終欲全有三洲而子孫不

肖屢為魯西龍動所侵疆土日蹙殆類下弦之半

月蓋門名旗號非無其徵然與作者之意相背矣

小西行長
忍辱就縛
與此勇怯
有別然亦
同一好笑
度爾格在
西土而不
與各國會
盟儼成一
疆域至今
為然亦可
尚也
馨
青蓋入洛
亦類也
謙

通鑑評

卷七

十一

河地簡堂

四年夏主不及入城遂奔上邽○敗還不及入城魏兵之急可知此役魏主以慕征勢得統萬

八年盜官物一備五私物一備千○盜官物者亦聽贖罪魏法濫矣

九年初蜀賓沙門曇無讖自云能使鬼治病且有秘術○見下文蒙遜諸女子婦往受秘術秘術即揲兒法厥後陰殺無讖不應魏徵惡醜聲傳播也

十二年酒糜穀而不足療饑請權禁止○權禁極是我邦因歉多寡或減三一或半或三二而大歉禁釀大豐縱釀務均穀價其法周密

洪武年制民年四十以上聽為僧與前詔相反

論者云水中炬必不燃王濬燒鎖是史家之誣或然馨

十五年魏主詔罷沙門年五十以下者○大武罷沙門年五十以下明太祖禁民二十以上為僧其事相反蓋太武惡沙門渝戒明祖患姦黠逃緇也

二十六年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鎖以長柯斧斷之○長柯斧斷鎖視王濬燒炬鎔斷尤覺快意

二十七年詔誅清河崔氏○柳元景傳有浩異圖謀泄被誅之事而溫史不載豈以浩之智不容有斯鹵莽舉歟然功閔如浩而以國史微罪族之太武不為也蓋魏之平夏涼蠕蠕謀皆出於浩浩在終為南朝之患故宋主命元景等蜚語陷之也見魏

此等風習
何翅古昔
馨

主言李宣城可哀崔司徒可惜其寃自見

太宗泰始七年皇帝飛棊臣抗不能斷上終不悟○
人主較技則受其欺然不唯較技萬歷帝幸西隄
內侍潛繫巨魚水中處處識之故每網紫鱗潑刺
蒼梧王元徽元年魏詔云云○據詔文縣令能者兼
二縣卽食其祿至兼三縣三年遷爲郡守郡守能
者亦如之遷爲刺史斯法絕佳與厥初每州郡縣
置三刺史守令繁簡相反

二年道逢休範兵奔首於水挺身得達○主將授元
其軍不敗者從古無有此時揭休範首於通衢明

示彼我則賊衆鳥散安有累日毒戰臺城殆陷之
危道成送首建康固誤而奔首水中尤堪胡盧矣
順帝昇明元年道成須髯盡張目光如電○人憎莽
玄篡奪然如楊堅道成亦有何功伐其異莽玄者
一眼如曙星一目光如電耳

道成遣元琰以蒼梧王剗斫之具示攸之○遙示刑
具何事道成播傳君惡以欲逭弒逆之罪分疏愈
多其罪愈見

二年餉武陵王贊犢一控柳世隆魚三十尾皆去其
首○今餉獄囚者必用全魚亦惡砍頭也

齊

高宗建武元年魏主南巡戊辰過比干墓祭以太牢
魏主自爲祝文曰烏呼介士胡不我臣○魏至孝文
文物煥然一洗代北陋習予嘗謂金世宗及帝皆
虜中賢主帝務變華世宗務反夷然數傳之後魏
亡於內亂而金亾於外敵雖同歸喪滅自有強弱
逕庭焉迂儒曰文興武燼何也

今世等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無世無奇才之理
韓顯宗駁之是矣然鑒識不精也取門亦可

梁

高祖天監十四年所在毀寺舍斬僧尼燒經像○法
慶竒賊然見宋文借軍貲於僧尼僧尼之富積招
禍有故

十五年緣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淮堰
大役堰成僅五月而壞帝暮氣方至而值此變所
以奉佛愈牢

十七年司空任城王澄奏云云○澄欲僧舍不滿五
十者併小從大徙之郭外是通變妙策今仍其法
大府置每宗派四寺於郭外小府半之其他城邑
遞減之寺趾舉爲冢塋則墓地拓而寺食足

普通七年國用耗竭豫徵六年租調○梁主佞佛故
兵威萎蕪魏主佞僧故國用耗竭南北雖有小異
其赴亾滅一也

大通二年百官既集至因縱兵殺之○榮之起兵以
正徐鄭罪為名而入洛不誅還殺丞相雍以下二
千餘人其事酷類總見公

慮廢騰逐不聽斬級以棒棒之而已○不聽斬級足
以見爾朱軍律之嚴兵家者云不聽斬級則人不
不致力戰力戰皆出於邀賞其言有理然軍律修
整令兵士知不效於敵則效於法何有退縮者秦

陳后王之
禦隋師每
戰未獻因
致敗歟首
功誠有害
中秋

精悍之氣
未全銷
紹

周武才十
倍晉護故
無後禍孝
莊之誅天

尚首功人人爭先然一遭趙奢節制之陣則敗奔
不支首功亦不足恃且也火槍盛行首級誠難識
別假令察戰圈視勢不能無冒濫苟有紀驗失實
則一軍解體故在後世禁斬馘為可胡世寧兩軍
鬪手眼瞬息不得差池何暇割級是實際之語也
中大通元年羣臣以錢一億萬祈白三寶奉贖皇帝
菩薩○帝惑佛至此而無緇徒干政之弊可稱
二年中書舍人溫子昇曰陛下色變帝連索酒飲之
○孝莊藉酒誅天柱舉動類市井無賴異日烈禍
不待智者而後知也

柱乃類狗
子噬老羆
中秋

太清二年景乃詐為鄴中書求以貞陽侯易景○景一以卜帝意一以固將士叛梁之意狡甚

三年上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是語帝非得之釋氏又非得之我儒自是英雄本色曾中已有斯大決斷是其所以令景懼汗不能仰視高洋入謁東魏主於昭陽殿從甲士八千人登階者二百人皆攘袂扣刃若對嚴敵○孝靜寄主而洋嚴備如此所謂獅子捉象捉兔皆用全力也

○高歡歿後人望在泰泰以為今與洋戰必勝難

肺腑如揭
馨

保敗輒損威不如不戰而重常在己故贊其軍容而還是與魏武稱孫仲謀一樣看
世祖承聖元年王曰六門之內自極兵威○帝視親眷如血仇猜忍不下劉彧蕭鸞

三年長孫儉問謹曰為蕭繹之計將如之何謹曰云○自古為敵言三策者不顧計之得失以其不能為者為上中策以其不能不為者為下策而曰必出下策是不過安眾與炫才也今謹所言異之當時繹出上策梁社可保出中策援軍可待而非皆不得為者情緩不為也謹揣之如著龜然

尹德毅曰今魏之精銳盡萃於此云云○于謹智士
非可誘殺假謹可殺諸營兵強豈能束手就死乎
此役魏遣偏軍非精銳盡於此若其聞變生甲南
下而梁諸將向畏魏不肯伐晉者見可而進則晉
之亡可躡足待然其至此猶之為幸我恐圖謹不
成烈禍立至也

陳

高宗大建五年未嘗安行瞋目張拳有噉人之勢○
長鸞惡摸樣可想大抵巧於取賂者果峻崖岸蓋
拒之愈峻則賂之愈厚

八年丁酉周主發長安○癸巳還宮而丁酉發長安
中間僅得三日與光武之還宮六日又征潁川賊
誠足千古

十二年迴擲弓於地罵左丞相極口而自殺○灌嬰
頓軍不進而漢家得全孝寬力戰克鄴而周室旋
亾孝寬豈不察揚堅姦衷者祇其患失一念誤之
造謠殺明月一事尤不副關西男子之語

隋

高祖開皇十五年仁壽宮成至必有恩詔○獨孤竒
妬平生唯恐帝有他顧至天下統一府庫充溢后

防察愈甚。而如土木。縱帝所欲。蓋圍城缺一方之術。而后之巧於妬也。德彛看破其意。故曰。后至必有恩詔。觀下文。后勞素曰。公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娛。盛飾此宮。豈非忠孝。語語妬意。簇見。

收天下兵器。敢私造者坐之。○兵器之禁。前有祖龍王莽。後有元世祖。而元祖至。禁漢人田獵。

二十年。太史令袁充表稱。隋興以後。晝日漸長。○改明年元尚可也。至以日長。故百工作役加課程。誠爲可笑。癡人前莫說夢。此之謂歟。

煬帝大業十年。密曰云云。玄感曰。更言其次。○上策入薊。阨帝歸路。帝可執。中策據長安。關中可有。下策取江都。古吳楚地。可併。要之三策皆可用。然在倍道兼行。出於其不意。若玄感一城一堡必克。而後進。則三策皆不可用矣。

恭帝義寧元年。泰山徐洪客獻書於密曰云云。○隋書密傳不載。洪客事恐係好事者所爲。實有其人。不過紙上莊語。一迂濶之士。密遣幣招之。亦不過籠絡其虛名也。渠曰。沿流東指。至江都。執獨夫。是密向說玄感上策也。密嘗言之。何敢忘之。蓋審時度勢。有甚不可者也。玄感時金甌完矣。人怨盈矣。

洛口回洛
二倉窖米
二百六十
四萬石密
一舉足則
為他有
紹

故執煬帝則霸業就矣。今也長安有天子，洛陽有天子，加之薛舉、李軌、蕭銑、劉武周等，各自擁土，而徐園朗、竇建德、朱粲、王世充輩，陰窺肘腋。時勢如此，而令密捨既成之業，遠爭江都一死骨，迂莫甚焉。密之不聽，宜矣。但如柴孝和、西襲長安策，雖非萬全，然為可惜。

通鑑評卷上終

通鑑評卷下

史滠用九

唐

高祖武德元年，密據鞏洛以拒化。及化及，不得西引兵向東郡。○密失計，莫甚於代。隋拒化及，化及雖驍，其下多良，思歸之兵也。故克之而兵疲，反令世充承敝。斯時若與化及連和，縱渠攻東都，我承其後，用力少而成功大。

或問曰：君倨見李密而敬王公，何也？文遠曰：云云。○是待小人法，可與皇甫真答王猛語參看。

二年建德曰云云立命斬奴○唐祖納張金稱降能無覩於建德哉殷侗撰建德碑不置軒輊於太宗推尊至矣

三年建德勸課農桑境內無盜商旅野宿○隋李諸潛李密兵尤強建德政尤修黑闥名尤正民心嚮慕俊傑為用又推三子若薛舉武周等竟不免劇賊未可與三子並論

五年旬日間黑闥盡復故地○匝歲中再有數千里地再喪數千里地興滅之速未曾有如黑闥者

六年水旱蟲霜為災什損四以上免租○我邦什損

三以上因災多寡蠲租有差

七年若焚長安而不都則胡寇自息矣上以為然○非計莫甚焉賴有秦王其議不果行耳帝因秦王得天下亦因秦王不失天下

九年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其精勤練行者遷居大寺○見下文京師留寺三所觀二所諸州各留一
是北魏元澄併小從大之說也當時不聽而行於此時猶賈太傅諸侯王推恩割地之策始行於世宗時立議之人不及見惜夫

十年上曰法令不可數變至吏得以為姦○法令之

此書所論多經濟事惜夫二字夫子自言也

變貪吏所冀然每一新令出攢眉蹙額陽爲憂狀
胷裏既謀招賂是其常態帝犀燭吏姦故有此詔
太宗貞觀二年令致仕官位在本品之上○勵俗如
此安得風俗不醇

四年敕百司自今詔敕行下有未便者皆應執奏毋
得阿從不盡已意○帝之無我如天可敬可敬

五年詔僧尼道士致拜父母○處置若迂然見斗米
屢至三四錢當時浮食之徒多歸畎畝可知蓋佛
者人主勅敵間有排擊小懲小盛大懲大盛譬如
壅流而決之爲害殊甚帝知非塞其源則其害不

去故漸化歸之我儒也着眼極慧歐公本論數千
言此詔註脚

上謂執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忘行賞罰故欲公等極
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已之所欲惡人違之苟
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帝不唯善容諫又善令諸
臣進諫又善誨諸臣能進諫之道嗚呼帝之聰明
而用意至此求無治豈可得哉

六年仍敕天下死囚皆縱遣使至期來詣京師○帝
錄死囚憫然欲赦然不得無故下赦令故期來秋
就死而實已赦之也是乃爲法而非爲名誠期就

確論 磬

死也。至期京囚宜詣京州囚宜各詣其州。安有令州囚詣京師之理。其有此命。明明示至期曲赦之意也。宋儒指為好名苛矣。

九年詔民貲分三等未盡其詳。宜分九等。○井田廢而兼并興。勢也。然因勢立法。則無害而有利。予謂漢賜民爵。唐分民等。皆盛時所行。今雜取二法。而小變其意。立制曰。不論農商。貲十萬以上為上等。一萬以上為中等。一千以上為下等。每等又分三級。總計九級。以定民爵。因級輸粟。農原有稅。故歲輸其貲千分一粟。若金。商原無稅。故歲輸其貲百

洵是良法
唯恐有司
不會其意
或流聚歛
一途亦可
慮

分一金若粟。而置賑濟庫於各處。以備荒歉。有美則濟河築防。務興民利。則富豪喜得爵。孤窮歡得澤。亦救時一策。

十年請奏赦罪人及度人入道。庶得冥福。后曰云云。○后以赦為國家大事。以佛為誤國病民。實是美德。髡聖而有此內輔。隆期可想。朱子嘗譏龍川躋漢唐於三代。是精金頑鐵作一鍋消。豈其然乎。豈其然乎。

十一年詔。至咸。今子孫世襲。○帝有意於封建。惜不果行。封建郡縣之論。古來蝟興。要之二者偏行。則

斷案如鐵
馨

有害周秦是也。並行則無害。本邦是也。

十二年以虎皮為韉。○虎皮馬韉始見於此。

十六年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矣。上

曰誠然。○君明臣直。盛時景狀。宛乎在目。

十七年上引君集謂曰云云。○世以貞觀政要為人

主必讀之書。甚好。然其所載大抵仁惠一途。非盡

帝之美者。予謂人主先就本紀若溫史。詳其收群

才。芟諸僭信。賞必罰。以致昇平者。然後讀政要。則

其所得殊深矣。帝之明果。德稱乾剛。功如君集。有

罪不赦也。而政要所載。多係帝晚年講求其所不

此論亦從
自家得力
處見得來
馨

足語。故不能無修飾。以之為帝本色。恐非善讀政
要者。

十九年名振失不拜謝。上試責怒以觀其所為。○是

帝慣用手段。問遂良朕有不善卿亦記之邪。亦試

其才也。

高宗龍朔三年是歲大食擊波斯拂菻破之南侵婆

羅門吞滅諸胡勝兵四十萬。○大食即魯西。斯時漸

強。今也天下莫大焉。而龍動猖獗亦不甚讓。予嘗

論二虜兵勢曰。龍動如火燎大陸。歛忽萬里。東西

無定。其禍雖烈。旋復燼滅。魯西如水浸平野。螳穴

大食之蠶
食日廣矣
吉之英武
亦揚今日
之勢未始
其所底止
也此論明

斷真如燃
犀

之細盈而後進其患雖緩一淪難復

十二月庚子詔改來年元○改元重典然非急事故告於歲未用於歲首此法可取

麟德二年上帝后土先用藁秸陶匏等並宜改用茵褥壘爵其諸郊祀亦宜準此○由是祀式一變務從侈靡蓋武氏欲移唐祚故為洪費耗上實下亦收人心一術每郊祀門樞用脂百斛恐亦始於此時乾封二年上耕籍田有司進耒耜加以彫飾上曰云云○祀式一變則有斯事觀帝怒其希旨而加詰責當時批政多係鬼婆所勸

總章二年李勣臨時遣將必訾相其狀貌豐厚者遣之○予驗之多不差唐吏部撰人之法四一曰身體貌豐偉不特勣取相貌

永淳元年閔視赤縣得盜一人至不亡一錢○用盜防盜元忠眼慧然是一時權術虧辱大體矣

則天后垂拱二年王求禮上表曰云云○引太宗宮羅黑黑故事請闡懷義尤妙求禮忠蹇武氏所素詳悉故得無禍然想武氏覽表心裡竊笑

天授元年太后策貢士於洛城殿貢士殿試自此始○武后在高宗時務行批政及自當之求才如渴

羅致一時英傑黠甚。

長壽元年不稱職者尋亦黜之或加刑誅○人主明於黜陟他有匪德亦不妨也魯西女主加太利那媯暴浮於鬼婆然能拓疆萬里仄聞龍動今女主兵威熾盛西洋諸國相議勸即帝位女主辭曰位高恐踈下情味其語所志大於武壘加太利那矣郭霸曰云云元忠大惡之遇人輒告之○小人貢諛必揣其所喜而為之故逢貢諛宜深內察責其所以致之者不當遇人輒告之

貶知古江夏令仁傑彭澤令○宰相貶為縣令非所

見機而言四字妙甚朱明諫官之死皆由不知機謙

以養廉耻我邦大臣遭譴有褫官者有處流者然未嘗有貶縣令者尤為得體

朱敬則以太后本任威刑以禁異議今既革命衆心已定宜省刑尚寬乃上疏云云○朱疏雖時文鍛鍊可喜且其見機而言尤妙

神功元年臣亂國家法罪止一身遠來俊臣語立見族滅○權臣威赫至此可與胡亥宦者之言參看

聖歷元年我可汗女當嫁天子兒武氏小姓門戶不敵○太后年高欲植一強援以固武氏故命延秀親迎何圖渠自處太高拘延秀而入寇怏怏

突厥名義之正可愧中國聲

久視元年頊奏事方援古引今太后怒曰云云○多設譬諭說庸主法用之武氏遭斥且矣

契丹將李楷固善用繩索○蕭摩訶銑錐楷固繩索他無所見然陳頭用之則非手裏劍鏃鏃之比惜其法不傳

中宗神龍二年武三思陰令人疏皇后穢行勝於天津橋○三思榜我臯而陷五王於死是鬼婆殺我女而誣蕭后故智

吏部選人衰老無手筆者方補縣令○太宗曰縣令尤為親民而今所選如此蒼生何罪

睿宗景雲元年中宗崩於神龍殿○晉惠唐中皆死餅毒而賈韋淫虐韋弒帝及太子賈弒太后及太子無一事不相同者

皆詣隆基所請號而行向二鼓天星散落如雪○相王此舉甚快人意天象已見五十年清靜

紹京帥丁匠二百餘人執斧鋸以從○起兵闕下丁匠亦不可闕者

殺諸帝於杜曲襁褓兒無免者○懲武氏遺孽此際不得不盡根株

二年國猶身也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則天下理矣

通鑑 卷一百一十一
○帝傳位太子，未嘗不因承禎一語。帝仁弱，太平在側，勢必生禍，故託養生進忠言。

玄宗開元三年，對曰：知古鄉時，臣卯而翼之，臣子愚以為知古必德，臣容其為非，故敢干之耳。○輸攻墨守危哉，非崇智慮周至，殆為知古所陷矣。

勅以歲稔傷農，令諸州修常平倉法。○和銅年斗米二錢，漢宣時石米五錢，而不聞有稔傷，有稔傷乃因俗侈，然在後世，常平法不可不修。

三年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是以輕語慰懷，慎爾其實，伴食宰相，安足坐鎮雅

俗見殺蝗太多，恐傷和氣，語其人可知。

二十二年，禁京城乞者，置病坊以稟之。○此法可取。

凡傍門乞錢者，不問所患，一切入之病坊，則無患者咸歸畝畝矣。病坊不徒為廢疾者，兼毆遊手一法，清斬輔論乞丐多壯夫，書可叅看。

二十三年，又有史宰干者，與祿山同里閭，先後一日生。○明季李自成、張獻忠亦同鄉，同歲天生禍亂，如有定數者。

天寶元年，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劍。○義府刀在口，林甫劍在腹，益見深險難窺。

林甫死後，致剖棺之禍，可謂自斫之劍。馨

六載遂無一人及第者林甫乃上表賀野無遺賢○
讖語中引典謨侮聖甚矣歲中死刑二十四人恐
亦此類

林甫不樂曰勢已如此將若之何○林甫專權仇怨
極多實有棊征不得一縱手之勢若從子岫之諫
斷斷不得牀汝

肅宗至德元載舞馬百匹銜杯上壽又引犀象入場
或拜或舞○檻畜猛獸觀其攫獮或為一興令之銜
盃拜舞何樂之有

二載遣兵馬使董秦將兵以葦筏度海○海危險堅

船且不保矧葦筏耶予不能無疑焉

西師憇息既定泌請云云○帝從泌言姑餌二京於
賊我取范陽而覆其巢穴自靈武東抵范陽掩有
天下勁武之地則華夷易處強弱相反不出一二
歲天下可復也惜帝急於復京燕趙齊魏地終唐
鞠為賊藪

上使泌草表上讀之泣曰云云○花又不損蜜又得
成泌之謂乎調停父子之際其功優於郭李

官軍死傷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古法難行莫
甚於兵車戰之廢為一變火槍之行為二變純用

拘儒猶曰
火攻策之
下者也不
知古之下

策今之上
馨

火器為三變。房琯用車戰於一變之後，故致敗。今唱兵學者，所講皆三變以前之法也。以之當純用火器之軍，其不為陳陶斜者幾希矣。

乾元二年日越默計久之，謂其下曰云云。○日越所率僅五百騎，而謂希顥不足擊，乃來降。此一敗足見日越之兵精，思明之法嚴，臨淮之料敵如神。

廷玉請騎兵五百與之三百。○光弼問賊陣最堅處，命廷玉當之，而與之兵至少。齊文宣命高阿那肱擊柔然，請益兵則更減其半，而皆得大捷。然是名將手段，若妄意倣此，徒殺精銳。岳武穆之令楊再

興戰死，不能無遺憾。

史思明改范陽為燕京。○賊所獲金帛悉輸范陽，帝向用泌計而取范陽，則安史河上一俚鬼。

代宗大歷二年造金閣寺於五臺山，鑄銅塗金為瓦。○京師金閣寺，鹿苑公所造，予謂佛者金癖，既金其身，又金其居，而每趨多積金處，故天子富則干天子，相將富則干相將，高賈富則干高賈，所向靡定，如蠅逐臭，然皆入於婦女，且乎楞嚴有魔王魔民，魔女三品。

德宗建中二年功蓋天下，主不疑位極人臣而眾不

愚謂三代
以後人才

唐宋為盛
然唐之人
才皆大而
宋則稍密
是為異耳
要皆前後
無比馨

疾○子儀誠偉人哉求之於古亦罕其比大抵唐一
代人才前敵漢魏晉後敵宋元明至姦臣逆賊亦
莫盛於唐代

貞元三年朕今用卿欲與卿有約卿慎勿報仇有恩
者朕當為卿報之○泌何等人而帝為此約先是泌
白韓滉之寃帝曰朕欲用卿人亦何為可保慎勿
違衆恐為卿累此等語聞者生嘔噦况於泌乎老
泉評帝曰鄙暗確矣

四年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
處造命之地苟造命高洋楊廣處造命之地難造

命漢晉二惠

九年傍奏姦人銷錢為銅以求贏請悉禁銅器○禁
造器而不禁造像極好蓋像者永存也無主也置
之無耗散之患取之又無擾民之弊故備置銅之
用莫善於縱民造像武宗之復二鎮世宗之平淮
甸未嘗不因像貨又云惠銷錢而不患鑄錢乃因
唐貨精好

十年移東就西便為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遺
難後人而謀已寵遇者無不出於此術人主所當
深察

是說絕妙
然傍意恐
不及之
中秋

十三年京師游手萬家無土著生業仰宮市取給○
游手不罰反為存恤何哉且夫宮市孰不知其害
蘇弁職在戶部而希意貢諛其罪萬段

憲宗元和六年李泌又量其閑劇隨事增加時謂通
濟理難減削○吉甫小人然是奏言百官俸祿之公
革極詳而其所請亦為急務予嘗謂祿宜從官高
卑而為次第俸宜從職閑劇而為等差

穆宗長慶元年遣使以紫服至惟其所擇○節鎮削
髮唯此一見我邦藩鎮兼僧正則得置大夫故足
利氏時沃鐵被紫者所在皆是而元和以還此事

絕矣

敬宗寶歷元年上欲幸驪山至彼叩頭者之言安足
信哉○太宗屢幸驪山而權輿遠引周幽秦始其
遭戲哢宜矣人主厭諫多因迂儒輩誤之其言雖
忠其害甚於貢諛

文宗太和八年命左右擒軍將候於下馬橋○下馬
橋字見於此

武宗會昌三年仇士良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
以固權寵之術曰云云○勸奢靡禁讀書得蠹惑之
要矣人主宜留意者

祖龍以不
讀書愚其
民士良以
不讀書愚
其君中秋

今也一村
數寺今孫
樵見其言
之何中秋

五年召進奏官謂曰至有游僧入境則斬之○贊皇
一言強藩遑遽從命公真救時宰相

宜宗大中六年上閉目搖頭曰全未全未尚畏之○
帝威懾大臣而於宦官如觸腫尖恐其增痛終不
得一下手贊皇一去閹炎至此帝能無悔乎見明
莊烈撫脾思江陵重臣誠可惜

有罪勿捨有闕勿補自然漸耗至於盡矣○事似隔
靴搔痒然亦祛害一術

七年繁會之縣許置一院○此時務革會昌之政至
銷新錢復為佛像然置佛寺不過一縣一院也

十二年奏事畢忽怡然曰云云一刻復整容曰云云

○一縱一擒帝深得御下之術惜哉有君無臣

懿宗咸通十四年賜酒二銀壺啓之無酒而中實○
是權璫輩作事人主而效之醜甚

僖宗乾符二年楊知至奏蝗入京畿不食稼皆抱荆
棘死○蝗知京畿又知荆棘又知有罪不食而死視
石有赤心者更奇

昭宗天復元年李彥弼已於御院縱火○御所稱院
昉此然武后所居曰長生院院殿互稱其來尚矣
二年於是茂貞山南州鎮皆入王建關中州鎮皆入

全忠○是學魏武而誤者若不迎天子而致汴兵焉
有斯失亡。

天祐元年朱全忠爲之言於執政乃更封吳王○吳
王行密與越王鏐境土相接温恐其合從故封鏐
爲吳王由此錢楊不和。

後梁

太祖開平元年羅隱說吳王鏐云云○越在吳後梁
用兵非併吳不能及越此時與吳連和仍奉天祐
號則名義正而無歲輸之費惜乎隱言不聽
二年帝聞夾塞不守大驚既而歎曰云云○帝知罪

惡滔天四方疾之而諸子不肖亦非晉敵故有此
歎與魏武周文之稱孫權高洋須分別觀之

均王貞明六年吳金陵城成陳彥謙上費用之籍徐
温曰云云○城金陵何等供費而焚費籍不復會計
是懷下一術不可以爲經常。

龍德二年習辭曰魏博霸府不可分也○霸府字見
于此。

後唐

明宗天成元年陛下賜已晚矣人亦不感聖恩○是
亦人主炯鑑世有死金活金之說如德宗之通化

通鑑

卷一百一十五

西州解

門莊宗之鬻子谷可謂死金矣

長興元年郭在徽表請鑄當五千三千一千大錢○
是雖糝政然視易壞之紙鈔民便之矣不當以妄
言罰在徽或曰吳北周鑄當千皆病太重而廢不
如紙鈔之輕便是不思之甚也若令當千重五十
錢而不愛其工費鑄百錢之用於當千一務令錢
製精緻則無有窒礙之病又無有盜鑄之患清邱
嘉穗銅鈔之議可併按也

後晉

高祖天福元年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

大抵西土
視君臣不
甚重實邦
人所不解
馨

謝之不善
如是之甚
若殉國一
節則非歷
朝昏主可
及馨

過厚○知遠欲與金帛而不聽土田識見絕高然至
以稱臣為愈父事謬甚蓋明宗以下篡奪相繼朝
為節度使夕為天子人視為常事故不甚耻稱臣
耳

攜傳國寶登玄武樓自焚○唐主殉國可稱夫死社
稷人主常事而在西土僅僅可數前有殷紂梁主
瑱後有宋少帝金哀宗明建文崇禎數君耳
知遠分漢軍使還營館契丹於天宮寺城中肅然○
入京制士卒之橫非易事而禁虜兵尤難見此等
處置知遠將略非五季諸帥所及

通鑑

卷一百一十五

十六

可也簡堂

二年請梁均王首葬之。○王莽頭傳至晉時，侯景首藏梁府，金哀宗骨藏宋府，寶籙人頭骨，西土風習。四年復遣使來曰：爾自節度使為天子，亦有階級乎？○契丹之橫帝之隱忍，令人噤斷。閱西史，獨乙太祖大賂土地於教主，而得帝位。然由此教主兵強，屢為之所虐，或至徒跣乞哀。其事甚類石氏，蓋因人成事者，必有此患。

後漢

高祖天福十二年，晉人多請命於唐韓熙載。上疏曰：云云。○晉陽霸形既成，而知遠明決，非南唐諸將可及。當時便從其言，不過併淮北，至戡定中原，雖李昇在，恐不能辦，況景乎？

契丹主謂左右曰：我不知中國之人難制如此。○金與中原於劉豫，清附江南於四王，鑒契丹也。

後周

太祖廣順元年，漢法竊盜一錢以上皆死。○隋文以還所無，豐公霸政時亦有此法。當時呼曰一錢斬。二年所訴必須已事，毋得挾私容訴。○我邦有此禁，然歇家仍業詞訟，唆教百端，務惑視聽，其尤可憎者，訴競歇家，相和故為延滯，要非罄其囊底則不

越帥謙信
送塩甲斐
祖此也紹

聽縱還

三年帝聞之曰彼我民一也聽糴米過淮○彼民懷我民富聽糴而名利兩收真英主手段

世宗顯德二年敕天下寺院非敕額者悉廢之○佛固不可全廢姑籍敕額存其十一處置尤妙

三年操農器為兵積紙為甲時人謂之白甲軍○紙甲法煨海羅和柿漆造之輕堅如犀此曰積紙為

甲則非加丹漆者

暉曰人各為其主願容成列而戰大祖皇帝笑而許之○許敵成列肥水有鑑然在宋祖不妨擒暉也佛

甲帥信玄
肥帥清正
亦精治水
二州河防
至今因其
遺軌紹
温史之成
讀之終篇
者王勝之
一人先生
炬眼細閱
又能作評
如是可謂
凍水千載
知已矣
謙

云學我者死宋祖亦爾

五年上自往視之授以矩畫發楚州民夫浚之旬日而成用功甚省巨艦數百艘達于江○水之與兵活變相類故巧治軍者大抵精治水蘇家父子以水譬兵有以

六年關南悉平丙午宴諸將於行宮○自古大業垂成而崩殂者北周高祖及帝也二主裁得中壽統一可期而令堅匡胤據其成資惜哉

古來評史非迂則鑿其不與事情相左者幾希獨此卷所評切而不迂精而不鑿可謂誅姦揚

德而無遺議矣蓋君用世人也其所遇淑慝之
人物大小之事務以至絕海窮島之風土民俗
經歷已遍而今也幽居無聊追憶往事則其成
敗得失之迹歷歷現出于目前是亦一部之史
也而其評古史一是一非皆由自家所見而發
之故其通鑑評乃所以自評爾信乎其精且切
也齋藤馨拜識

